

行走·缅怀·感恩

文\海南日报记者 伍立杨

(一)

采访组飞到昆明后，几经辗转，在当地司机引导下，经反复打听，才在今昆明市西客运站内找到滇缅公路零公里纪念碑。

我们从此即改乘汽车，以此零公里为起点，准备沿滇缅公路长旅，寻访当年华侨机工的精神遗存。

(二)

我们在极边重镇腾冲的走访观感中，无论从老人的回忆，还是市民的素养言谈，均深切感受到一点，即华侨机工所受教育生涯，使他们比较注重游戏规则，凡事讲究效率，因此和当时国内某些公务员的官僚作风形成冲突。

而他们所发扬的吃苦耐劳、团结互助精神，则于世道风气引起很大的震动。当华侨大量进入昆明后，当地的富家子弟作风悄然为之一变。平时讲究绫罗绸缎的，看到富有的华侨青年都是如此简朴地生活，意识到国家所面临的灭亡的危险，自己还摆什么阔气呢？于是太太小姐都收起夸富的派头，穿起蓝布衫走进学堂，山地中原先闭塞斗富的狭隘风气在潜移默化中改变面目了。

(三)

采访组的女记者在翻越高黎贡山后，一度呕吐不止，当地有关人士坚持要送往医院，但她们坚拒了。大家都很担心，不料到了第二天，她们却又强撑精神准时出现在采访现场。李幸璜先生每天背着十多公斤重的设备包，工作时间在十小时以上。为了拍摄怒江大峡谷和新、旧惠通桥，攀援在险峻的峭壁上，连爬带走两个多小时，满头是汗，浑身挂满荆棘茅草……

在昆明采访健在的91岁机工老人，两位女记者忍不住潸然泪下，旁边案上的纸巾被她们用去半盒。而高龄如许的老人却谈笑风生，谈至当年战场驰骋，顿生豪情；谈及浩劫年月所遭受的冤屈和不公正待遇，旁人听来唏嘘叹息不止，他老人家却一笑了之。谈及他的家乡海南定安，老人似陷入深远的回想之中。

用心灵丈量 尘封的历史

文\海南日报记者 范南虹

3月2日至3月9日，我与同事伍立杨、梁昆、李幸璜一起，有幸重走了滇缅公路的部分路段，用脚、用心灵丈量那段被尘封的历史，透过如今和平宁静的岁月，看到了民族存亡关头的烽烟，和那些万里归国赴戎机、与同胞并肩救亡图存的爱国华侨。3193名从南洋回国的机工，近三分之二为国捐躯，他们年轻的笑容永远镌刻在民族救亡的丰碑上，光荣而壮美。

三月云南，处处铺染着春色，天空很蓝、阳光温暖、鲜花怒放，田野上，满是金黄的油菜花。昆明街头，矗立着纪念滇缅公路的浮雕群，浮雕群中有“南洋华侨机工队”，几名年轻的机工抬着受伤的战友，还有的机工正在为汽车加油，浮雕上方是由南侨机工驾驶的运输抗日物资的车队，络绎向前。他们深情注视着如今繁华和平的昆明，这座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捍卫过的城市。

昆明西山公园，还有一座南侨机工纪念碑。碑座正面刻着“赤子功勋”四个大字，碑身正面最上方是“南侨机工回国荣誉纪念章”，中间写着“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一行字，字体遒劲有力。纪念碑由云南省人民政府拨15万元专款而立，还有社会各界、华侨以及南侨机工后代捐款。

纪念碑四周松柏掩映、翠竹青青。

“惟有牺牲多壮志！”滇缅战场的胜利，南侨机工功不可没。云南腾冲和顺乡建有滇缅抗战博物馆，保存着南侨机工在抗战年代使用的工具，在国难当头的年代，南侨机工凭借它们，源源不断向抗战前线输送弹药和武器，维系当时中国抗日主战场的“血脉”。

南侨机工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今日云南，生活与发展中，随处可见南侨机工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因为这儿曾是南洋华侨生活、战斗的地方，这块土地浸染着华侨的热血和爱国赤诚，对东南亚各国华侨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如今，华侨在回云南祭奠先辈的同时，也带回大量侨资，他们在云南上项目、办工厂、捐资助学，成为云南发展的一支重要推动力量。华侨带来东南亚各国文化，互相碰撞，为腾冲积淀下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我们看到的腾冲，虽是边陲小城，却整洁有序，道路、建筑物、城市绿化、公共设施等，规划错落有致，既有现代感，又不失腾冲个性。

首次滇缅公路之旅，给了我前所未有的震撼与感动。回到海南已有时日，南侨机工那“为了抗日救亡不怕任何危险”、“回国就抱定了必死的信念”等激昂不悔的言辞，仍在耳畔激荡。

文\海南日报记者 伍立杨

(四)

在云南，滇缅路沿线，当听到海南人对华侨机工的感情，并得知海南日报派出采访小组寻访，无不为之动容，老年人，还有文史工作者，以及南侨机工的第二代、第三代，顿时又陷入深情的回忆之中，思绪延伸至当年的峥嵘岁月。

《再会吧，南洋》一书的两位作者，都是南侨机工的后代，陈勇原在海南长大，后调动到北京工作；陈达娅女士因父亲抗战胜利后留居昆明工作，云南、海南，在她心中一样重千斤。她本人是医生，弟弟是警界有名的神探，姐弟俩均从南侨机工父辈那里传承了良好的家风美德。

采访得到云南有关方面的支持，每到一地，都无偿换派汽车进行交接，并有专人为之前导。在云南本土长大的新闻界同行——云南电视台资深记者赵汉斌，得知我们寻访海南南侨抗战机工的精神遗踪，特意从会议上抽身到机场相送，他谈起华侨机工头头是道，无所不知，令《再会吧，南洋》的作者惊讶不已，当下视为知己。我们的飞机起飞了，但是，海南、华侨、机工、抗战等关键词，却留在了云南，留在了海南籍的云南人心中……

(五)

在云南有时不免发生时空错乱的感觉，走昆楚高速，西向而行，但见高速路牌赫然写着：昆明至海口，三十公里……原来这“海口”是昆明郊区的一个地名。车行不远，又见官塘温泉的出口标识，同样很容易让人想到琼海的同名去处。这些完全相同的地名，让人想到云南多处有关华侨机工的精神、物质标志，有屹立西山山麓的南侨机工抗战纪念碑，有滇池畔的庞大伟岸的机工雕塑群组，有保山、昆明、腾冲……各地抗战纪念馆中机工专室，让人的思绪油然回到奋勇抗争的英雄年代。如果海南也建立南侨机工的纪念碑、博物馆，则可与彩云之南大地上的精神血脉相会通融合。毕竟800多名海南籍优秀儿女，凭着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孜孜矻矻，穿越战火硝烟，尽显男儿英雄本色，用血肉铸起救亡运动的长城。健儿不应被历史遗忘，历史不可磨灭。缅怀海南南侨机工的光辉业绩，建立纪念碑来弘扬南侨机工的人文精神，使之成后人发展前行的内动力，实为一种当务之急。



海南日报采访组伍立杨、梁昆、范南虹、李幸璜在滇缅公路惠通桥合影。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英魂与故土 遥遥相望

文\海南日报记者 梁昆

3月3日，刚刚为海南筹建南侨机工纪念碑而赴东南亚奔忙筹款的机工后代陈勇回到了海南岛，听说我们记者组3月9日即将返回海南，在北京有许多工作要务需要处理的陈勇依然留在海口等待我们，“我一定要等着家乡的媒体记者回来，我要见见他们，说说南侨机工感人的故事。”

当陈勇面对海南日报记者时，讲述了他在云南畹町参观畹町山上的“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抗战纪念碑”时，遇到的一位南侨机工的后代叶晓东的故事，让我们感动。叶晓东的父亲陈团圆是第二批归国的南侨机工，1944年被日军活埋于芒市，同时牺牲的还有三名南侨机工。退休后的叶晓东，没有在家享受天伦之乐，而是怀着对父亲和南侨机工的特殊感情，义务承担起兼管这座纪念碑的工作，他风雨无阻，每天早起骑摩托车爬上畹町山的半山腰，再步行几十级台阶，打扫整个的纪念碑区；他说，作为一名抗战华侨的第二代，他有责任永远守护这座纪念碑，纪念这些在滇缅公路上为中国抗战献出生命的南洋华侨，让他们的壮举光昭日月，让后人牢记历史。

看着寻访路上机工老人们可敬的沧桑面容，你不能不竖起大拇指，心生敬佩！在炮火轰炸的滇西抗战的艰难岁月里，他们英勇顽强地穿梭在这条滇缅抗战血线上抢运战时物资，他们笑称每天在“道奇旅馆”（道奇车）中过夜，战争结束后他们也曾一度颠沛流离，在文革中历经坎坷崎岖的命运，但是对当年放弃了咖啡牛奶加面包的南洋优越生活和待遇，毅然回国支持抗战的经历，没有一位机工说后悔，在年过九旬的老机工身上，唯有达观的人生态度，人生风雨尽付“沧海一声笑”。

400多南侨机工长眠在异乡的滇缅公路上；照片上，他们还这么年轻，这么富有朝气，这么勇敢地走上了舍小家顾大家的救国道路！

就是这样一群可敬可爱的海南华侨，被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赞许为“海南地方不大嘛，但参加的人数多，说明海南华侨是最关心祖国，是最爱国的。”他们的英烈事迹，吸引着后人在滇缅公路上频频寻访的脚步。

清明时节，在南侨机工归国抗日七十周年之际，心香一瓣，纪念长眠于滇缅路上的机工战士；为了祖国和故乡的安宁，他们永远地留在了异乡的土地上，与故土遥遥相望！